

2026年2月14日/星期六 本版编辑/张颖琦 本版视觉/戚黎明

24小时读者热线:962555 读者来信:dzlx@xmwb.com.cn

二 “阿姐！你去哪儿”

章瑞安出生在上海黄浦区，在家中排行老二，上有哥哥，她大弟弟7岁。弟弟从小虎头虎脑，最爱黏着她。一看到章瑞安要出门，弟弟总是喊：“阿姐，阿姐！你去哪儿？”弟弟像她的“小尾巴”。

弟弟6岁那年，得了脑膜炎。在医院，章瑞安听到医生问父亲：“救不救？救回来，恐怕脑子也不好了。”章瑞安的心猛地揪紧。“救！”父亲斩钉截铁。

弟弟的命救回来了，但“脑子不好了”，无法正常交流，只会憨笑，还患上了癫痫。章瑞安多次教他看钟、认钱，弟弟学了就忘。一次，邻家孩子嘲弄她“你家有个傻子”，平时和善的章瑞安气得浑身发抖，回到家蒙头大哭。父亲告诉她：“弟弟生病是没办法的事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们不能看不起他。”

17岁时，章瑞安远赴新疆支边，在那里成家立业，生了两个儿子。千里之外，弟弟始终是她心底最深的牵挂。弟弟在弄堂工厂干点体力活，结婚又离婚，没有子女。后来三天两头犯病，工作难以继续。

弟弟37岁那年，父亲去世。一直是家庭妇女的母亲慌了神，给章瑞安去信。章瑞安和爱人商量后，回信：“妈，带弟弟来新疆。”

“当时条件真的苦，但总有他们一口吃的。”章瑞安回忆。在新疆，弟弟和妈妈没有工作，弟弟的药靠大哥从上海定期寄来。全家靠夫妻俩微薄的工资硬撑，儿子们相继考上大学后，日子更紧巴，章瑞安除了上班，还四处打零工。弟弟依旧像小时候那样，姐姐去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，一起种葵花、浇菜地。弟弟不会做饭，章瑞安日复一日操持三餐，盛的第一碗饭，永远是弟弟的。

后来，母亲也走了。长姐如母，章瑞安接过了全部担子。

三 “姐姐带你回家”

弟弟43岁那年，50岁的章瑞安退休了。儿子们已在上海成家，希望父母回上海，章瑞安和爱人决定带着弟弟回来。章瑞安问弟弟：“还记得咱们上海的家吗？姐姐带你回家。”弟弟咧开嘴笑：“家在上海，记得。”

上海的家，是父母留下的一套30平方米的老屋。此前，大哥体恤到妹妹的付出，把父母的这套房子留给了她。回上海后，章瑞安夫妻与弟弟一起挤在这间房里。几年后拆迁，两口子商量，用补偿款去松江重新买房。

“松江环境好，房价也便宜，适合养老。”章瑞安说。儿子们希望她们留在市区，方便照应，并要拿出各自的拆迁款给她买房。但要强的她和爱人还是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，决意来松江。看房前，小儿子问她，对新房有什么要求，她说：“要两房的，给你舅舅留一间。”最终，选定天虹四村一套一楼的两房，两个卧室都朝南，一直住到现在。

在新疆劳作多年，章瑞安落下了一身病：风湿、腰椎间盘突出、骨质增生……手指关节已变了形。近几年，随着年纪渐长，走路离不开拐杖，出门靠轮椅。老伴也年近九旬，心脏不好，腿脚不便。

有时她正在厨房忙着，弟弟跑过来：“阿姐，我的袜子呢？”“自己去房间找。”一会儿，弟弟又跑来：“阿姐，我的鞋子呢？”章瑞安被问得心烦，忍不住提高嗓门：“你的鞋子，我哪知道啊！”最后，章瑞安还是叹着气帮他找出来。有时候她想让弟弟搭把手，拖拖地，弟弟嘟囔：“昨天拖过了。”她没好气：“那你昨天吃过饭了，今天还吃不吃？”看到她发脾气，老伴总劝解她：“你吼他干嘛，他就是个孩子。”章瑞安只能无奈地说：“累死了。”

弟弟还有犯浑的时候，比如把家里的热水瓶打碎、灯泡打碎。章瑞安气得不行：“你再不听话，把你送出去。”弟弟立马凑到她跟前：“阿姐，我听话。”她的心瞬间软了。弟弟在家待不住，喜欢出去逛，在外面，他有时会盯着别人看，惹人嫌，章瑞安总要给对方赔笑脸。弟弟走路不看路，平地也会摔跟头。总之，章瑞安有操不完的心。

儿子儿媳们多次要给她请保姆，她都拒绝：“还能动，不花那个钱。”孩子们很孝顺，她两次住院手术期间，孩子们把舅舅接过去悉

▶ 的合照
章瑞安展示和弟弟



本报记者 曹博文 通讯员 陈树

一声阿姐

一生守护



▲
参加社区活动
章瑞安带弟弟一起

心照看，让她安心住院。怕舅舅走失，他们先后买了2个定位仪，让舅舅戴在身上。同时，在母亲手机上安装了App，可以随时查看舅舅的位置。

意外还是来了。几年前的一天，弟弟中午出去后，天黑还没回家。章瑞安才发现，定位仪丢在家里，她和老伴报了警。章瑞安一夜未眠，此后几天，天天守在窗口喊：“瑞扬（弟弟名字），快回来啊……”第六天，警察在泖港找到了弟弟。小儿子立马开车把舅舅接回来。弟弟一进门，章瑞安眼泪夺眶而出——弟弟瘦脱了相，皮包骨头。“怎么瘦成这样？

这些天吃饭了吗？”“没吃，喝了水。”章瑞安看着弟弟，自责不已。

三 “弟弟怎么办”

每年春节，儿子们会接他们三人一起去市区过年。两个儿子18岁就离开她了，弟弟70岁还在她身边，章瑞安有时忍不住发愁：“我死了以后，弟弟怎么办？”孩子们安慰她：“还有我们嘛，妈，你放心。”章瑞安摇头：“你们还有孩子、父母要养，不能拖累你们……”孩子们说：“实在不行，还有养老院呢，给舅舅

请个保姆，你别愁，到时自有办法。”

2025年春节后，章瑞安发现弟弟的记忆力快速衰退。他会走错卧室，把厨房当成卫生间，有时一天摔两三次跤，好在都无大碍。

入冬后一天，弟弟出门丢垃圾，几个小时没回，章瑞安和老伴又报了警。老伴开着电动轮椅，拿着弟弟的身份证去派出所，和民警一起查看公共视频，找了一个多小时没找到，警察开车到街面寻找，最后在文翔路发现了弟弟，并把他送回家。原来，弟弟丢完垃圾后，想不起家在哪里了。

弟弟接二连三出状况，章瑞安意识到，已到古稀之年的弟弟，也老了。这让她太揪心，一年下来，瘦了20多斤。

2026年1月7日清晨，章瑞安喊弟弟起床，弟弟不应。她突然想起，弟弟前一天在家里摔过跤，赶紧叫救护车。医生诊断后，问她：“脑子里有瘀血，救不救？”章瑞安脱口而出：“救！”毫不犹豫，一如当年的父亲。章瑞安两个儿子闻讯赶到松江，立马采购好住院用品，并请了护工。

弟弟手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。章瑞安不能探视，在家坐立不安。小儿子知道她着急，每天从闵行赶到医院，再给她“播报”病情。1月16日，病危通知传来，当天，弟弟走了。

第二天，章瑞安高血压住院，一个星期后才出院。

四 一生互相搀扶

记者采访时，章瑞安戴上老花镜，翻看手机相册：“这张是弟弟跟我在社区参加活动，他看着我打牌玩得开心，也在边上笑。”“这是老伴陪弟弟参加游戏。”“这是家族合照，站在最中间的这个是弟弟。”……章瑞安的手指轻轻抚摸过屏幕。

弟弟走了，章瑞安没觉得轻松，因为她从来没有把弟弟当成负担。天气晴好时，她会想起弟弟听话地推着她遛弯、晒太阳、去社区医院配药。有弟弟推着，去哪儿都不觉得远。

如今，她坐在家中，恍惚间，耳畔又响起那声熟悉的呼喊——“阿姐！我回来了！”她下意识地望向门口，以前，弟弟每次一进门就会这样喊，声音洪亮，带着孩童般的欢欣。现在，弟弟再也不会推门而入了。

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潘艳记得清晰：姐姐坐在轮椅上，衣着干净的弟弟在后面推着。有时姐姐回头说句话，弟弟憨憨地笑。更让潘艳触动的是，章瑞安身上总有一股豁达的韧劲，从不抱怨。草梅社区老年协会会长冯桂华也感慨：“这个姐姐了不起！几十年如一日，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弟弟，非常有责任感。等到姐姐坐轮椅了，弟弟又成了推轮椅的人。姐弟俩一生互相搀扶。”

春节前，潘艳照例上门走访，握着老人的手说：“章阿姨，您和叔叔要保重。有困难找居委会，我们都在。”章瑞安红了眼眶：“社区对我们太好了！我得好好活，才对得起大家的关心。”她念叨着：残疾证是居委会帮着办的；轮椅和坐便器是社区送的；去年开春后几次没参加社区活动，居委会工作人员就打电话来询问情况；楼道门口的残疾人通道是潘书记联系爱心企业修的……“每次坐轮椅出去，就想到这些温暖。”章瑞安感激地说。

在她卧室里，摆着一张她和弟弟2024年春节前的合照。姐弟俩都穿着大红色中式马甲，手里举着红彤彤的中国结，对着镜头微微笑着。“社区派人来免费拍的。”章瑞安望着照片，轻声说：“多好。”

本版照片 陈树 摄